

现代散文八家书系



何其芳散文

梦中道路

林贤治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现代散文八家书系

何其芳散文

梦中道路

林贤治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中道路：何其芳散文 / 何其芳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1

(现代散文八家书系 / 林贤治主编)

ISBN 978-7-5360-6621-2

I. ①梦… II. ①何…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1253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揭莉琳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125 2插页

字 数 208,000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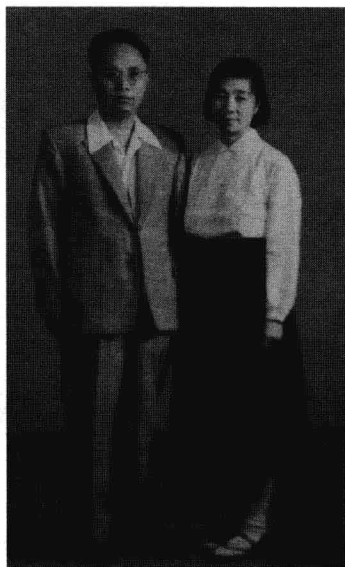
何其芳（1912—1977）



何其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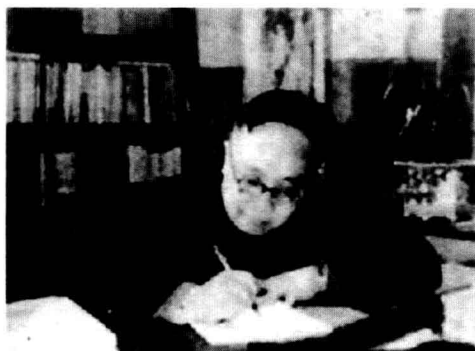
1948年摄于河北省平山县



1955年与爱人牟决鸣合影



何其芳像



写作中的何其芳



1972年摄于北京

编者说

在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中，何其芳是最具个人特色的一位；他的作品，产量不丰，但是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

何其芳，1912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万县的一个地主家庭。6岁入私塾，接受枯燥刻板的教育。14岁，怀着对新环境的渴慕，开始入县城读书。在万县一中，他接触新文学，阅读冰心，也阅读泰戈尔和安徒生。后来学校闹风潮，因遭到牵连而被开除。再后，又进重庆治平中学和上海中国公学，在此期间，广泛涉猎了中外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1931年，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他本抱着了解欧洲文化的愿望而来，却不知教授的讲课竟如塾师一样乏味。然而，这个“偶然的错误”，却为他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文学小天地，使他终日沉醉、留连于自己的白日梦里。他写诗，写散文，写一种“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这些散文，便是后来成集的《画梦录》。

1935年北大毕业后，先后在天津、莱阳当中学教员。这时，他找到了“精神上的新大陆”，自觉“再也不能继续做着一些美丽温柔的梦，而且安静地用心地描画他们”，决心“从此我要

叽叽喳喳发议论”。在莱阳任教期间，曾返四川一次，作《回乡杂记》。抗战开始后，回家乡县城教书，后到成都，自费创办刊物《工作》，开始写作并发表杂文。

1938年8月，与沙汀一起动身前往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随贺龙部队到晋西北前线和冀中根据地，从事宣传工作。1939年，返回延安，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在延安时期，他写作大量杂文和报告文学，后来收入《星火集》中。1944年春和1945年秋，曾两度派往重庆，担任《新华日报》副社长和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开展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工作。这时，他积极从事文艺批评，还写了不少杂文，杂文便成了《星火集》的续篇。1947年春撤回延安，同年10月，在西柏坡中央工委工作，以后担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马列学院当教员。1953年2月调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后改属中国科学院，即长期担任所长，并主编《文学评论》。1977年7月，病故于北京。

早期，何其芳有意通过《画梦录》的创作，在散文艺术领域中自创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他认为，“在中国新文学的部门中，散文的生长不能说很荒芜，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说理的，讽刺的，或者说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我愿意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成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画梦录》中的每一篇，都是一座“小小的建筑”。他从来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中去寻找它的形体，对于文字，迷恋的却是意义之外的一些色彩，一些图案，一些镜花水月的东西。在散文中，他总是试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

种情调，有时是叙述一个可以引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有时是一阵传递着某种哲思的情感的波动，努力追求着“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的确，这些梦中的篇什太精致了，他自己后来则不太满意于其中过分的雕饰，神秘和晦涩。但是，应该承认，作者的散文语言是极富于表现力的，何况这种近于唯美主义的倾向，也未曾掩饰那真实存在着的旧时代一个少年人的矛盾和苦闷，被压抑的深深的热情。

《回乡杂记》时代是作者散文创作的一个转折阶段，或者可以说是过渡阶段。结束大学生活以后，他从“美丽的辽远的梦”中回到了现实的土地。正如他所说，“我从流散着污秽与腐臭的都市走到乡下，旷野和清洁的空气和鞭子一样打在我身上的事实使我长得强壮起来，我再也不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或者墙壁做梦。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人间的事情”；“我的情感粗起来了”。在《回乡杂记》中，他记录着平常人的故事，真实的故事。但是，看得出来，他仍然是带着怀旧的忧郁的眼光看着身边的这一切的；在语言上，写法上，虽然开始走向朴实、洁净、自然，却也着意保留了不少属于个人情调的东西。

到了延安以后，他的散文才出现了彻底的变化。如果说他没有因为“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而抛弃“梦”的话，那么，现今的梦，已经是“从那种比较特殊的，少数人才会有梦渐渐地变得接近了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梦”了。于是，他一边“做着关于未来的黄金的梦”，一边生活着，工作着，歌唱着。《我歌唱延安》是散文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他说，“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我就像生活在我那种想象里了。”快乐是他所真切感受到的延安生活的基调，自然也就构成了他的散文创作的基调。他尽情地赞美延安的人，延安的“翻天覆地

的大变动”。他写了许多报告文学，这些文字，可以看作为他在新时期的散文的扩演。与前期迥异者，全都不事雕琢，平实无华。

50年代，当他为自己的《散文选集》作序时写道：“一个人的生命过去了很多，工作的成绩却很少，这已经足够不快活的事情了；但更使我抑郁的还是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我的所谓散文或杂文却好像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进步，而且有时甚至有些退步的样子。”他认为，“应该作的不是隐瞒这种事实和感情，而是给它们以恰当的解释，并从其中得到可以得出的教训。”

这种对于艺术的永不满足的追求，是令人感动的。

至于面对作者本人提出的“这样一个事实”，如何作出“恰当的解释”，则当然地成了文学史家的有意味的课题。

目录

编者说	1
-----------	---

墓	1
---------	---

秋海棠	7
-----------	---

雨前	10
----------	----

黄昏	12
----------	----

独语	14
----------	----

梦后	17
----------	----

岩	20
---------	----

炉边夜话	24
------------	----

伐木	28
----------	----

画梦录	30
-----------	----

哀歌	36
----------	----

魔术草	41
-----------	----

楼	44
---------	----

弦	49
---------	----

静静的日午	52
扇上的烟云（《画梦录》代序）	56
私塾师	59
老人	66
迟暮的花	72
树荫下的默想	77
呜咽的扬子江	82
街	91
县城风光	98
乡下	106
我们的城堡	115
某县见闻	123
饥饿	129
韩同志和监狱	136
我歌唱延安	139
论本位文化	145
论救救孩子	148
论快乐	153
“自由太多”屋丛话	159
《燕泥集》后话	168
梦中道路	171
《刻意集》序	177
《还乡杂记》代序	182

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	191
一个平常的故事	201
写诗的经过	213
《散文选集》序	245

墓

初秋的薄暮。翠岩的横屏环拥出旷大的草地，有常绿的柏树作天幕，曲曲的清溪流泻着幽冷。以外是碎瓷上的图案似的田亩，阡陌高下的毗连着，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微风传送出成熟的香味。黄昏如晚汐一样淹没了草虫的鸣声，野蜂的翅。快下山的夕阳如柔和的目光，如爱抚的手指从平畴伸过来，从林叶探进来，落在溪边一个小墓碑上，摩着那白色的碑石，仿佛读出上面镌着的朱字：柳氏小女铃铃之墓。

这儿睡着的是一个美丽的灵魂。

这儿睡着的是一个农家的女孩，和她十六载静静的光阴，从那茅檐下过逝的，从那有泥蜂做窠的木窗里过逝的，从俯嚼着地草的羊儿的角尖，和那濯过她的手，回应过她寂寞的捣衣声的池塘里过逝的。

她有黑的眼睛，黑的头发，和浅油黑的肤色。但她的脸颊，她的双手有时是微红的，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时候，回忆起一个

羞涩的梦的时候，或者三月的阳光满满的晒着她的时候。照过她的影子的溪水会告诉你。

她是一个有好心肠的姑娘，她说极和气的話，常常小心的把自己放在谦卑的地位。亲过她的足的山草会告诉你，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请过的小蚁会告诉你，她一切小小的伙伴都会告诉你。

是的，她有许多小小的伙伴，她长成一个高高的女郎了，不与它们生疏。

她对一朵刚开的花说：“给我讲一个故事，一个快乐的。”对照进她的小窗的星星说：“给我讲一个故事，一个悲哀的。”

当她清早起来到柳树旁的井里去提水，准备帮助她的母亲做晨餐，径间遇着她的伙伴都向她说：“晨安。”她也说：“晨安。”“告诉我们你昨夜做的梦。”她却笑着说：“不告诉你。”

当农事忙的时候，她会给她的父亲把饭送到田间去。

当蚕子初出卵的时候，她会采摘最嫩的桑叶放在篮儿里带回来，用布巾揩干那上面的露水，而且用刀切成细细的条儿去喂它们。四眠过后，她会用指头提起一个个肥大的蚕，在光线里透视，“它腹里完全亮了，”然后放到成束的菜子秆上去。

她会同母亲一块儿去把屋后的麻茎割下，放在水里浸着，然后用刀打出白色的麻来。她会吧麻分成极纤微的丝，然后用指头绩成细纱，一圈圈的放满竹筐。

她有一个小手纺车，还是她祖母留传下来的。她常常纺着棉，听那轮子唱着单调的歌，说着永远雷同的故事。她不厌烦，只在心里偷笑着：“真是一个老婆子。”

她是快乐的。她是在寂寞的快乐里长大的。

她是期待什么的。她有一个秘密的希冀，那希冀于她自己

也是秘密的。她有做梦似的眼睛，常常迷漠的望着高高的天空，或是辽远的，辽远的山以外。

十六岁的春天的风吹着她的衣衫，她的发，她想悄悄的流一会儿泪。银色的月光照着，她想伸出手臂去拥抱它，向它说：“我是太快乐，太快乐。”但又无理由的流下泪。她有一点忧愁在眉尖，有一点伤感在心里。

她用手紧握着每一个新鲜的早晨，而又放开手叹一口气让每一个黄昏过去。

她小小的侣伴们都说她病了，只有它们稍稍关心她，知道她的。“你瞧，她常默默的。”“你说，什么能使她欢喜？”它们互相耳语着，担心她的健康，担心她郁郁的眸子。

菜圃里的红豆藤还是高高的缘上竹竿，南瓜还是肥硕的压在篱脚下，古老的桂树还是飘着金黄色的香气，这秋天完全如以前的秋天。

铃铃却瘦损了。

她期待的毕竟来了，那伟大的力，那黑暗的手遮到她眼前，冷的呼息透过她的心，那无声的灵语吩咐她睡下安息。

“不是你，我期待的不是你，”她心里知道，但不说出。

快下山的夕阳如温暖的红色的唇，刚才吻过那小墓碑上“铃铃”二字的，又落到溪边的柳树下，树下有白藓的石上，石上坐着的年青人雪麟的衣衫上。他有和铃铃一样郁郁的眼睛，迷漠的望着。在那眼睛里展开了满山黄叶的秋天，展开了金风拂着的一泓秋水，展开了随着羊铃声转入深邃的牧女的梦。毕竟来了，铃铃期待的。

在花香与绿阴织成的春夜里，谁曾在梦里摘取过红熟的葡